

血力會

赖廷阶 / 著



作家出版社

血力會

賴廷階/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刀会/赖廷阶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11

(神州作家丛书/车小花主编)

ISBN 7-5063-3820-3

I.血… II.赖…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33870号

血 刀 会

作 者: 赖廷阶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廖 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 //www.zuojia.net.cn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787×960mm 1/16

字 数: 267千

印 张: 24印张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3820-3

总 定 价: 180.00元 (本册定价:55.00)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赖廷阶 笔名“周商夏”，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传记文学协会会员。1970年10月生于广东茂名，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和中国地质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幼时曾立志当一名将军或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但最终以写作为业。个性执拗，常常发难于自己。人生格言是“有容立德，有忍济事”。因此，读中学时发表作品后，便坚持走正途，潜心搞创作。



前言

诗人、知名作家赖廷阶先生曾经说过：诗歌与小说，是我今生最美丽的新娘。他的诗歌抒情而富有哲理，小说行文稳重而富含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武侠小说是他的尝试之作，但从中已能领略他的大家风范。《血刀会》以清初为历史背景，叙述江湖群雄与民间组织“血刀会”的曲折故事，人物描述入木三分，故事铺叙引人入胜，小说行文成熟稳重、古意盎然。在武侠小说逐渐走向衰亡的今天，赖廷阶先生之《血刀会》无疑是给今天的武林界注射了一针新鲜血液。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无妄之灾·····	001
第二章 唐堡风云·····	019
第三章 新仇旧恨·····	043
第四章 中秋大限·····	063
第五章 泪人谷主·····	081
第六章 烛光地狱·····	099
第七章 临谷夜话·····	119
第八章 重出江湖·····	137
第九章 隔世恩怨·····	155
第十章 父子情仇·····	173



第十一章	洞庭碎梦·····	191
第十二章	真实蜃楼·····	209
第十三章	同仇敌忾·····	227
第十四章	小洞天庄·····	245
第十五章	武林公决·····	263
第十六章	手足之情·····	281
第十七章	上天之路·····	299
第十八章	镇南将军·····	315
第十九章	江湖险恶·····	335
第二十章	血河饮马·····	353
后 记	·····	372



第一章

无妄之灾

秋风萧索。

岳阳楼北窗，出现了一对倩影：一道一俗，两人衣着朴素，年长的身着道姑衣饰，双眉若柳，静静眺望烟波。年幼的正当妙龄，白衣如雪，纤腰一搦，双眼似有万千春水，美如天上月。但无论是谁，一瞥之下，俱觉她有一种野气，欲向你喷礴而出。

这时又上来一人。

这人长得甚是古怪，左眼高右眼低，秃头，两扇大耳之侧有一撮红发，嘴巴和鼻孔无二，比常人细三倍。

白衣女子葱指一动，拉了拉她身旁的道姑，吃吃而笑：“你瞧这人。”

那古怪人看了她们一眼，也不以为意，择向南之窗坐了，叫了两斤酒，一只肥鸡和两盘鱼肉，慢慢酌着，仿佛正在等谁。

日将午，游客渐稠。

道姑正在品尝景色，目光突地被路边一占卜人吸引。这占卜人瘦如一杆竹，偏偏衣衫却宽阔无比，这样一配，甚是滑稽。

而道姑却觉得一点也不滑稽，这人姓甚名谁倒是忘了，但





在十年前，江湖人士谁不识得“鬼卜子”的大号？据说此人轻功极佳，形如鬼魅。道姑暗暗称奇，暗忖道：“怎么洞庭湖边，一日之间奇人异士叠起，此地难道有什么重大集会？”突然想起，近来江湖传闻道：江南第一大帮会血刀会与小洞天庄之庄主同时传书武林，邀约武林同道集会议事，这洞庭湖畔正是小洞天庄所在之地，难道他们都是应邀而来？正忖想间，远处马蹄声响，由远而近，六个蓝衣青壮汉子，如六片纸飘到岳阳楼入口处，三人一排，左右而立。

众人正不解间，又一人骑黄马而至。

好一匹黄马，通体如泥，不掺一丝杂毛，如风般疾跑，一声长啸，立时定在地上，如钉子钉着一般。

马上之人是个白面书生，慢吞吞的下了马，慢吞吞的把马牵到放马的草坪，再慢吞吞的上楼。

那一直迷着饮酒的古怪人突然抬起头颅，双目如电闪了一下，打了个哈哈道：“原来安公子驾到，失敬啊失敬！”

安公子抱了抱拳，说道：“难得一遇沙漠长老，真乃幸事。”声音娇声娇气，闭眼听来，决计想不到他竟是男子。

白衣少女抿嘴而笑，道姑面色一沉，低叱道：“兰儿，莫闹！”

少女立时闭了芳唇，正襟危坐。

那安公子显是察觉了，转头看着她，眼睛发出光来。

少女芳名马兰，她轻“哼”一声，别过头去，心却一阵跳动。只见东首坐着一个灰衣大汉，脸上戴了一个黑眼罩，正自埋头喝酒，也不知他何时来到。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哦声中，又一书生上楼。这人一身青袍，手持一把扇子，目光有神，且英俊潇洒，身后跟着一老一少两人。



安公子失声道：“张少主也来了，同饮一杯，如何？”

被称作张少主那书生微微一笑，坐在安公子的身旁。他举目四顾一周，定睛在马兰身上，马兰甫见他进来，也一直望着他的举动，此时双眼一碰，忘低下了头，面颊却绯红了。

那道姑看在眼里，含笑问道：“兰儿，你可知这张少主是谁么？”

马兰红着脸，摇了摇头，低声道：“徒儿不知。”

那道姑见她忸怩的模样，心中觉得好笑，便道：“这个张少主么，便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血刀会张谷主的儿子张松君，兰儿莫不是看中了他吧！”

马兰一听，脸更红了，急忙道：“师父莫要瞎扯了，徒儿……徒儿的心事你不明白么？”话虽如此，但禁不住还是飞快的瞥了张松君一眼。

道姑笑了笑，再不语言。心中却想：今日洞庭湖一定有好戏看了。

只见沙漠长老举杯道：“张少主的无影步当真独步武林，越来越出神入化了。”张少主一饮而尽，再斟了满满的一杯道：“谁人不知道沙漠长老的风雷手功夫？他日有空，倒要讨教。”沙漠长老也一饮而尽，哈哈一笑：“好说，好说。难得与张少主切磋切磋，真乃万幸之至。”

安公子道：“两位远道而来，本公子便作个东道主好了，不知两位来意如何？”

沙漠长老压低嗓音：“金长风那厮……”一言甫毕，安公子“嘘”一声，指着窗外，三人同时一看，脸色微变。

只见人流之中有两人鹤立鸡群，男的如临风白桦，乍看之下，平而无奇，再看，却觉此人实有一种内秀的魅力，深不可测。身旁婷婷玉立着一个绝色佳人，一身白衣，那脸那眉那目



那鼻那嘴无不恰到好处，就是极具匠心之画师圣手，也断然描绘不出如此模样。

整个岳阳楼的人都在看着他们。

一瞬间，喧哗俱寂。

马兰不知哪来一股气，大喊道：“不就是活生生两个人么？有什么好看！男人都是贱骨头！”这一嚷在寂静之中显得极是响亮，连街下的人也不禁往上瞧了瞧。

马兰虽美，但比起那个白衣女子却望尘莫及。

安公子回过神来，打了一声短哨，楼梯入口处的六个蓝衣使者毕恭毕敬的走到安公子身旁，安公子低声对六人说了些什么，六人一齐点头，又毕恭毕敬的走到两人面前，齐道：“金公子，陈姑娘，我家公子有请。”

被称作金公子的人皱了皱剑眉，淡然道：“不知你家公子是谁，素昧平生，岂敢唠叨？”

“哈”的一声娇笑，安公子捧了两杯酒，打着女儿腔踱出来：“金长风金公子，陈方方陈姑娘，好一对神仙伴侣，应小洞天庄之邀于中秋前夕结伴洞庭，江湖中人哪个不知？”

那道姑听了，微微颌首，心道：果真如此。

金长风看着陈方方，见她颌首，便道：“如此有劳公子了。”便在此时，只见安公子食指一弹，一杯酒平平飞出，跟着中指又一弹，另一杯酒后发而先至，在距他们不远处相撞，一杯飞向金长风，另一杯飞向陈方方，而杯内滴酒不溅。

金长风待杯到面前，嘴一张咬着杯沿，一仰头便饮了精光，紧接着“呼”的一口气吐出，“啪”的一响，双杯相碰，一齐落地。但奇怪的是两杯均完好无缺，无一破损。

这几下妙着，用的全是巧劲，众人齐声喝彩。

人群背后夹有一声尖脆的喝彩：“好功夫！且接这一招。”



却是三只棋子呈品字形飘来，缓慢得难以置信，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平托着。

但见金长风右脚发劲一踏，双杯突地飞起，那空杯在空中一转，啪啪啪三声，套住三枚棋子，铮然坠地。

人群中闪出一缺口，只见一个持棋盘的老者怔在那里，木桩一样，面色惊诧。他深深地看着金长风，长叹一声：“长江后浪推前浪，金公子端的好功夫，请好自为之。”说完，棋盘一掷，掉头而去。

金长风迈上一步，大声问：“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败兵之名，不足挂齿。”

上得楼来，五人坐在一块。店小二重新上了酒菜。

马兰不知怎的，双眼一直未离开过张松君，见他仪表非凡，行止有度，不觉心生好感。却听得道姑问：“兰儿，你知她是谁？”

“不就是张松君吗？”

道姑笑道：“嘿嘿！兰儿心中只记得一个张松君，师父问你那女子是谁？”马兰大羞，忙伸手捂住了火辣辣的脸，窘道：“那美貌女子么？便是陈方方了。”道姑又问：“那么你可知她姐姐是谁？”马兰摇了摇头，眼望着她，脸呈相询之色。

那道姑道：“她的姐姐便是陈圆圆，被誉为天下第一美女，李自成和吴三桂曾因她而火拼。”

马兰张大了嘴，陈圆圆之名响誉天下，有谁不知？但怎料她尚有一个妹妹，且美得出尘脱俗，仿佛月里嫦娥一般。她虽然没见过陈圆圆，但从陈方方的美丽程度便可举一反三，且明白吴三桂为何要做个为千夫所指的大汉奸了。马兰出神的注视着她，不禁自惭形秽起来，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刚才她见众人注目陈方方，便大声说了一声男人都是贱骨头。这时她才



算明白，若果遇着了像陈方方这样的美人，没有一个男人是硬骨头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道姑再看窗外，见鬼卜子已悄悄的走向楼门，他原先的幡下却站着另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女人，但说她是女人却又有点勉强，平平的胸部，瘪瘪的臀部，谁也想象不出她是一个女人。

但她确实是个女人。

她就是鬼卜子的结发妻子鬼女，据传她由于练就一种西域的异功，被埋到地下闭关七日，出土时相貌大变，落得邪气极盛，武功深不可测，性情也古怪无比起来。

此刻的她双目下垂，四肢如干瘪的树干，奇怪的是她的右手一直笼在袖间，仿佛藏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金长风六人正在对饮，“啪”的一声轻响，一团类似泥丸般的圆物滚到桌面，四人面色大变！只见安公子、张松君与沙漠长老三人“倏”的一声，一齐跃开，张松君带来的一老一少两人各自出手，将桌子一抛，飞出窗外。金长风左手抱住陈方方，右掌一振，接连三个倒退，斜斜的从北窗掠出。听得一声巨响，那圆物炸了开来，原来竟是一枚火药弹。

便在此时，坐在东首那灰衣蒙面汉子手一扬，“嗖”的一声，只见二个极细之物事向金长风头上飞来。其时金长风身在半空，无法借力闪避，听这暗器风声凌厉，显然是运上了极强之内力，不由得心中叫了声苦。

几乎便在同时，又一个类似泥团的圆物飞至，两样暗器一大一小，转眼即到。金长风身在半空，欲避开此劫已是万万不能，心中大惊。

刹那间，一声轻哗，楼顶一人凌空而下，黑衣飘飘，有如天神。

黑衣人在空中居然又横跨两步，身子一转，已飘至金长风



身后，伸手一抄，已将灰衣人发来之暗器抄住。左足一挑，圆物飞向江心，在水中爆炸，激起一条高高的水柱，煞是壮观。那黑衣人落到金长风身旁，并不走开，原来是个妙龄女郎。

这时，安公子、张松君、沙漠长老和鬼卜子也围拢过来。

金长风放下陈方方，向黑衣女郎一抱拳：“援手之义，金某谢了，敢问姑娘芳名？”

黑衣女郎默默地注视着他，再看看陈方方，却不言语。

金长风早知那圆物即是火药弹，乃是那个干瘪女人所发。此时，他向那黑衣女郎言谢，对方却不言语，不禁窘迫，转头对那干瘪女人喝道：“何方高人偷袭金某？有种的便上来大战一场！”

鬼女见偷袭不成，听了金长风叫阵，也不作声，只见她将食指放入口中，轻轻的打了个唿哨。

鬼卜子听了哨声，已明白妻子之意，便抽出一把带尖的小棒，这棒呈透明状，像一条玉，他双手相叠，举至额角，向黑衣女郎道：“请！”

黑衣女郎回过头来，面带冷色。

鬼卜子更不答话，“哼”一声，闪电般一插，只听得数声微响，如雨点擦风，两人都是顶尖高手，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时已连换数招。

渐渐地众人只觉得有一种冷和热混合之气息扑面而来，不由自主地退出几步，围成一圈观看。

鬼卜子用的是披风枪法，以数十年功力运在一小巧晶莹的棒上更是非同小可，稳、准、急、狠、怪，招招指向死穴。奇怪的是无论他怎样变幻，黑衣女郎好像了然于胸，落步之间，正好站在对方力不能及之空位，而且走的是阳刚一路，出手处石破天惊，隐隐有风雷之声。



鬼卜子倏地双膝跪下，头一侧避过掌风，右手挥动，小棒已转到左手，一插便点到黑衣女郎的腰际气海穴上。这一招从武当圈云指中转化而成，是鬼卜子杀手绝招，武林中不知多少侠盗也是死在这一招之下。

小棒刺在黑衣女郎的气海穴上，却并不见她倒下。好像没有这个穴道一样。鬼卜子这一惊非同小可！相传有一种“闭穴功”，也只是故老相传而矣，难道今日真的就碰上了？

这时黑衣女郎的手已闪电般抓住棒柱末，一拉，右足飞起一脚，鬼卜子应声倒下。这一招干净利索，快而奏效。

黑衣女郎环顾四方之时，赫然见空气中飘着一叶纸片，上有四字“金某告辞”，纸片飘而不落，许是用真气凝定。

沙漠长老暗叹弗如，心忖：“幸好刚才不曾动手，否则这个脸丢得可大的，但马兄弟之仇他日还是要报的。”

黑衣女郎面色微寒，转向安公子：“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声音如珠落玉盘，雨打芭蕉，入耳有说不出的受用。

安公子作声不得，金长风二人什么时候走他也不知道，那时他正注意两人的格斗。

黑衣女郎骂了句：“都是无用的东西！”双手虚晃，黑影闪动，“啪啪啪啪”四下清脆的掌声，安公子、张松君、沙漠长老、鬼女四人分别各中一巴掌，不偏不歪，均是左颊。

以四人一流的武功，居然避不开明明看着拍过来的手掌，四人均是又惊又怒。正自发作，但见黑衣女郎又袖一拂，将鬼女震得连退几步，袖风未退，其人早已走出两丈开外，如一朵墨云般飘得远了。

鬼卜子站起来，骇然道：“四滴甘露！”

沙漠长老摸了摸火辣辣的左颊，点头道：“不错，正是四滴甘露红发魔女的传人！”